

# 一个人的闲逛

□ 简素

常常地我喜欢一个人闲逛，倒不是我没有别的爱好闲的，只是闲逛不只使我的身心彻底放松，而且它所给予我的快乐别的爱好不能给。

我喜欢逛大街超市菜市场时装店，也会在树林里草地中河堤上田埂边闲荡。我逛着的时候，有时会有一些发现、想法，会理清一些事，继而会做一些事。

我逛超市逛菜场是为生活所需，我逛时装店并不是我追逐时尚。从前我一直认为衣服合身得体自己喜欢就行，可合身得体又自己喜欢的衣服不是没衣服穿了揣着钱急匆匆随处可买的，得在平时慢慢地逛慢慢地挑慢慢地试。某日我在家翻《大戴礼记》，中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我对于服饰就有了些新的认识，于是逛服装店愈使我陶然。我逛啊逛的就知道哪些衣服哪个品牌适合哪种人，哪种款式适合我。我不追逐时尚不代表我不喜欢时尚，时尚的衣服穿在时尚的人身上就是漂亮，什么样的衣服适合什么样的人，人挑衣服衣服也挑人，穿对了衣服挑对了人就象娶对了媳妇嫁对了郎，彼此挑对了才能彰显出彼此的个性品位和风格来。我在各种服装店里闲逛，正式的休闲的写意的高雅的华贵的，针织的手缝的绣花的烙金的各种风格无不渗透着设计者的服饰理念穿着意识和审美趣味。我从服装的面料色调图案花纹，缀着的珠饰金属片绒花蕾丝边镶花边，领口的高低式样，袖子的有无长短大小尺寸，纽扣的多少形状质地排列，各种披肩丝巾彩带的搭配等等一点一点地感受欣赏，从中体味到中国化精神、社会风貌的传承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外来文化给予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好的时装简直就是艺术品，那些飘逸俊逸的时装恰如一幅幅立体的写意的中国画。有些典雅清丽的服装常常让我想起一些句子来，“碧罗翠烟衫，散花百褶裙”“绣罗衣裳照暮春”“两重心字罗衣”。当年白大诗人（白居易）为讽谏时政为“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翦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却于不经意间拟写了唐代霓裳羽衣之外的华美服饰及制作过程，唐代盛世奢华可见一斑，也给后世留下了无限想象的空间。江南春水该有多美？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

我在时装店里寻觅，也在文化典籍中神游，服饰除了遮蔽体之外，它的功能，它与经济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人类不断发展的尚美需求，让我体味到人体的自然美与恰到好处装扮修饰相得益彰之后的美，那种美的感受和愉悦、意蕴和情趣是

往年，在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五一”假期里，不少民众会选择出门旅游，或干脆当成“闭家锁”。今年的五一假期，越来越多的人正以他们独特的方式——“书店夜读”来迎接小长假的到来。

作为大陆第一家7×24小时书店，三联韬奋书店于今年4月正式挂牌营业，成为大家假期里的休闲新去处。笔者在书店看到，虽过了晚上九点，店内仍是人头攒动。读者们或坐或站或倚，书架边、地板上、墙角处、阶梯上，到处都是专心致志的夜读人。而其创办“深夜书房”的灵感则是来源于台湾的诚品书店。

诚品书店已然成为台湾的一个文化地标，第一次知道诚品，是看了电影《一页台北》——男主角小凯为了追回一段行将逝去的感情，整日泡在书店里苦学法语，店员Susie与他展开了浪漫故事，最终他放弃法国，选择拥抱台北的爱情。

两人在书店里跳着复古摇摆舞的剧照



文游台

题字 殷旭明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 夜读，让知识不打烊

□ 张晗珺

坐，即使看书到深夜绝不会有人打扰，看书累时抬眼就是店员的笑脸。

在台北时，正值雨蒙蒙的冬夜，我与友人在街头闲逛，她提议说：“不如去诚品吧。”到诚品时已经深夜了，101大楼的人潮已经散去，这里明黄色的灯依旧默默地亮着，一隅的北欧家居馆低调张扬着品位。

老饕们可为一间米其林三星餐厅安排一次专门的旅程，自然也有书虫来台北，也只为“朝圣”原汁原味的诚品。在夜间的诚品，无论是戴着耳机的金发碧眼，一身嘻哈的非裔青年，还是两鬓斑白的亚洲老人，大家都慢下脚步，放低声音，静静感受繁华市中心里片刻的宁静。

诚品在大陆的第一家分店即将在苏州金鸡湖畔开业，创办人吴清友先生来苏州湖畔论坛交流时说，诚品“只连锁不复制”，每一家都独一无二。青少年聚集的西门町店，多摆满了漫画与罗曼史的图书；天母店注重休闲书籍；绿园道店将原本一座半废弃的停车场大楼，变成了有着铁线蕨、黄金葛及朱蕉等十五万棵植栽的“立体花园”。

三联韬奋书店的“深夜书房”，期冀在大陆也能“让读书不打烊”，有人评价这是“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好的事”。

是的，即使处在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即使没有手机，没有WiFi，我们也能静静地待上半天时光。

书画琴棋、雕塑木刻等等的艺术形式无法给予的。我在这样的情境中常常会想起一些人来，玉环飞燕西施罗敷若活在当下她们会是什么样的装束？张爱玲还会是着一身高贵典雅的旗袍仰面沉思孤傲独特地藐视一切的神情吗？抑或是用炫目的奇服来张扬自己？伊人若在，她会用什么样的色调着墨她笔下人物的服饰？

我在书店里闲逛，从前买不起书，在书店里站着，一看半天，妨碍别人，被人推来让去腿脚酸麻不说，还得看店员的白眼。现在不一样了，好的书店一进去就有淡淡的香气，轻柔的音乐，边上有座椅，你可以看到打烊为止。有的书店书架下面有干净光滑的木板供顾客坐着看书，温文尔雅的店员随时会向你提供帮助，接受你的咨询，在那儿闲逛你真的以为自己就是上帝。我在一个路边小书店淘到过《阅微草堂笔记》《世说新语》那样的书，在机场候机大厅旁边不起眼的小书店里，居然有我心仪了一段时日的《目送》《孩子，你慢慢来！》。有时就是不买书，你看到书店的地板上趴着坐着一地的孩子在看书，不也是一种快乐吗？

我在林间草地上闲逛，两边篱笆上爬满了野牵牛，早先爬上去的开过花结成了豆角已经枯死，后来爬上去地正兢兢业业地开着绚丽的花，那些长得离篱笆远一些的正努力地向着篱笆使劲地爬。再远一些的，它们大概知道自己爬不上去了，天已经很凉了，寒霜就要来了，它们索性就不爬了，就在自己的位置上一朵两朵地开花了，红的蓝的都有，像星星，也能把一片草地点缀得像一幅美丽的画。这就让我想起自己和身边的一些人，知道自己爬不到高处，就在自己的位置上本本分分地做人，尽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发出明亮的光。

我在某小镇大街上闲逛，大街上的路面被施工队东一块西一块地修补过，修好的路面像贴在锅上的烧饼，烧饼就烧饼吧，总比不修要好吧！我逛到这个小镇的边缘，转弯处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孩骑车摔了个大跟头，我仔细看了看，虽是石子柏油路，但已年久失修，坑坑洼洼洼洼。这条路偏僻，走的人很少，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孩子要上学有人要走的。

我打电话给有关部门，告知情况。他们说不知道不在计划内。我问：“到底修还是不修？”

回说：“修！”  
过几天我再逛了去，路果然修通了，虽还是烧饼，到底光滑了许多。少几个人摔跟头，我那高兴！要不是我闲逛啊？！

被大家津津乐道，让人不由得好奇，这是怎样一家书店呢？干净的实木地板随时可以席地而坐，

我师师傅叫梁星跃，三十岁的样子，脸面白皙，性格温和。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师傅没有教我什么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我只是陪站在他身边仔细看他是怎么车削那些工件的，并且自我琢磨着。遇到工件需要打孔时，那就是我的事了，临下班前的车床打扫与保养工作，也是我这个做徒弟的份。这种日子不知不觉地过了三个月，想着还要等三个月培训才能满师，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学技术只看却不实际操作的方式，索性在一台没人用的车床上自我操作起来。这台车床是车间里唯一一台闲置的设备，它娇小玲珑，车身涂漆着淡草绿色，我看见它可爱的样子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感觉它像是在一直等待我这个主人似的，现在想起它都觉得温馨。身为女性的我穿着父亲送给我的蓝色空军工作服顿觉自己英姿飒爽，在这台车床面前我满怀新奇小心翼翼地车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两个小铁球。车间主任看我单独操作，给我派发了派工单，我的工作顿时变得生机勃勃起来，车床前时有些模模糊糊的男孩借工作之由看我加工产品，下班之前，我也会应他们邀请很大方地唱两支小曲给大家听。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八九年的市场疲软让我被单位请回了家，等我接到上班通知的时候，我已被调到分厂上班。分厂主要生产摩托车刹车鼓和前后盖。在这个新的天地里我又结识了一帮新的工友，他们大都是男孩，个个工作认真，不怕吃苦，而且技术也十分精湛。小伙子们用车刀架上架着的磨制不同形状的车刀，对着夹头上旋转的摩托车刹车鼓的面一会儿车外圆，一会儿镗内孔，一会儿又割槽，看着他们娴熟的动作，再看着从缓缓滑动的车刀刀尖对着高速旋转的工件切削后溢出来的一丝丝形状各异的金屑，觉得像是在看画家画画，有一种妙笔生花的感觉。可能是这种车加工的要求比较高，车间主任只安排一些光毛刺的活给我干，光毛刺是车加工的第一部，

母亲回来操办父亲逝世十周年的白事，出于关心，我让她到医院查查身体。一两天后，结果出来了：血糖和胆固醇有点偏高，甘油三酯接近临界。

看着验血单的一组组数据，我的心顿时揪了起来。母亲说，已有十年没有查身体了。我恨自己，没有早几年提醒母亲，现在有点迟了。

以前，母亲与亲戚在一起，喜欢喝点小酒。自从三年前，她到上海照料侄儿后，已经很少喝酒了。这三年里，我每每想起她，就会打个电话，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语；母亲每次回来，我会给她准备一点酒，再给她一些钱。至于她的身体，我很少过问，因为我记得母亲身体还可以。

现在，我慌了。我对照验血单上的数据，上网查起她的病因，饮食上需要注意些什么。怕母亲担心，我对她说，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只要平时饮食、情绪注意一点就行了。酒不能喝了，动物内脏、蛋品也不能吃了；鱼肉少吃一点；要多吃蔬菜和水果，多喝浓浓的，心情放开朗些，不要生闷气。听着我的一个心劝告，母亲像小孩似的不住地点头。

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给在上海的弟弟打电话，告知母亲的情况，让他安排好母亲的食谱。那天中午，姨娘舅舅等亲戚聚在一起喝酒，母亲没有喝，只顾着吃饭吃蔬菜。母亲说，她的肠胃不是太好，蔬菜吃多了也不行。我说，你就多吃些粗粮和水果，最好每天吃一个苹果。

母亲今年六十岁了，头发白了一半。正月里，喜欢热闹的母亲在自己的寿宴上喝了不少酒。她劝我少喝点，自己却喝了半斤。酒桌上，我和弟弟居然都没有劝阻她，现在想想，我们是多么地自私。

都说女儿是母亲的小棉袄，作为做儿子的我，真的没有那份细心关注母亲的生活。母亲喜欢吃甜食，喜欢吃动物内脏，这，我小

# 母亲，我的关心来迟了

□ 林华鹏

时候就知晓了。可是，父亲都走了十年，我为什么没有提醒发胖的母亲去查一查身体？我真的那么忙吗？每次电话里，母亲都关照我不要喝酒，说我没有酒量，可是，我关心过她多少？

这次母亲回来二十天，在我家里只呆了两天，其余日子全在乡下。这二十天里，我居然只打了一个电话给她，居然没有回去陪她。这几天，我不住地叩问自己的心灵，不住地审视自己的灵魂，我这是怎么了。其实，我是一个重情义之人，对母亲深沉的爱是谁也代替不了的。但是，对母亲的这份爱心，却在得知母亲“病情”后显现出来，这是不是太迟了。

的确是迟了。到车站送完母亲，我竟有点不舍。与母亲挥一挥手，我竟流下了眼泪。还好，我的内心还在关爱着母亲。我掏出手机，给车上的母亲打电话，母亲“喂喂”地答着，不住地说“听不见，听不见”。我知道，母亲年轻时一只耳朵就聋了，加之车上的嘈杂声，她怎么会听得见。我就想再听听母亲的声音。

我骑着自行车，茫然地在街上行驶。太阳暖洋洋的，风轻轻的，树上两只小鸟叽叽地叫着，许是在说着什么我听不懂的悄悄话。我何尝不是一只小鸟，从小到大，母亲的羽翼为我遮风挡雨，温暖了我的记忆。如今，我这只小鸟已经长大，有多少次也说着连自己都听不懂的话语。

母亲，儿子对你的关心虽然迟了，可它毕竟来了。儿子对你的爱一直藏在内心深处。从现在起，这份爱，会化成对你越来越多的唠叨；这份爱，也会照亮我迷茫的人生路。

# 车工忆事

□ 李莲

一九八八年高中毕业后，我在高邮市制件总厂维修车间上班，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车工工作。

车间里摆放着各种机床，有车床、刨床、铣床、磨床等等，空气中弥漫着各种油质混合的气味。车间里有个用铁丝网象征性地与机床拦截开的模具间，模具间除了有一位姓韦的女师傅外，其余全部都是清一色的男工。

我师傅叫梁星跃，三十岁的样子，脸面白皙，性格温和。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师傅没有教我什么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我只是陪站在他身边仔细看他是怎么车削那些工件的，并且自我琢磨着。遇到工件需要打孔时，那就是我的事了，临下班前的车床打扫与保养工作，也是我这个做徒弟的份。这种日子不知不觉地过了三个月，想着还要等三个月培训才能满师，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学技术只看却不实际操作的方式，索性在一台没人用的车床上自我操作起来。这台车床是车间里唯一一台闲置的设备，它娇小玲珑，车身涂漆着淡草绿色，我看见它可爱的样子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感觉它像是在一直等待我这个主人似的，现在想起它都觉得温馨。身为女性的我穿着父亲送给我的蓝色空军工作服顿觉自己英姿飒爽，在这台车床面前我满怀新奇小心翼翼地车出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两个小铁球。车间主任看我单独操作，给我派发了派工单，我的工作顿时变得生机勃勃起来，车床前时有些模模糊糊的男孩借工作之由看我加工产品，下班之前，我也会应他们邀请很大方地唱两支小曲给大家听。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八九年的市场疲软让我被单位请回了家，等我接到上班通知的时候，我已被调到分厂上班。分厂主要生产摩托车刹车鼓和前后盖。在这个新的天地里我又结识了一帮新的工友，他们大都是男孩，个个工作认真，不怕吃苦，而且技术也十分精湛。小伙子们用车刀架上架着的磨制不同形状的车刀，对着夹头上旋转的摩托车刹车鼓的面一会儿车外圆，一会儿镗内孔，一会儿又割槽，看着他们娴熟的动作，再看着从缓缓滑动的车刀刀尖对着高速旋转的工件切削后溢出来的一丝丝形状各异的金屑，觉得像是在看画家画画，有一种妙笔生花的感觉。可能是这种车加工的要求比较高，车间主任只安排一些光毛刺的活给我干，光毛刺是车加工的第一部，

把刚出模型的刹车鼓毛坯的外圆用车刀光一刀。我每天要车三百个摩托车刹车鼓，简单又枯燥。终于有一天，主任准备安排我车刹车盘，谁知有个工友说：“李莲能车这个？”我听了就像被人抽了一鞭似的，心里想：这有什么难的，我一定能加工出来。我知道加工这个零件的难点主要在对内孔的深加工上，还有对整个盖子的夹正的要求上，对平面和内孔的加工要一次到位，如果返工很难再保证它的同心度。掌握了要领，做起来就得心应手，经过我的认真操作，一个个精美细致的产品从我手中脱颖而出，经检验员检验合格率达100%。

我从只有临时工光毛刺的活中解放出来。说到临时工，我不得不说一件至今想起都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事。临时工是那些临时来单位上班、没有经过长时间培训就立马上机床操作的工人，当然了他们操作的都是些简单的工序，比如固定在工件上钻孔、比如光毛刺这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有的工人只经过一星期的培训就单独操作了。记得那天上班吃过午饭，我们都休息了，临时工小邵把刹车鼓夹到我的车床夹头上，我看他用夹头板夹紧时力道不够，我知道这台床子的卡爪卡紧后有一种假象，好像夹紧了，其实还要再下劲夹一下。我正准备告诉小邵，他却已经把操作杆按下去了，悲剧发生了，鼓飞快地以斜线的方向旋转抛出去，正好擦过站在车床对面观看的小王的额头。“啊！”小王惨叫一声，手捂着额头还有眉毛和眼睛部位，鲜血迅速从小王的手指缝中流淌下来，我们吓坏了，不知道是不是眼睛受伤了。正在惊惶失措不知怎么办时，下午来上班的叔叔阿姨们来了，他们把小王送进了医院。后来我们知道擦伤的部位是额头眉间上时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这次事故很不幸但没伤着眼睛也是万幸，从此小王眉间的那颗美人痣上面又多了一条很长的疤痕。

时隔多年，我早已不再从事车床工作，但通过那次机床事故使我深刻认识到，一个单位对操作工技术的严格培训和对机床的定时检修都是不容忽视的，从大的方面来说能直接关系到职工的生命安全。

1991年元月份我从高邮市制件总厂调到了高邮市石油机械厂，结束了历时两年的车工生涯，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个新的篇章。